

李伟国：敦煌，它给予世界的启示，远远超出了它艺术和文化的本身。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应当首先来讨论一下“敦煌”这个词的由来及其地域和文化的意义。敦煌是汉语的直接命名，还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曾经研究过这个题目的学者很多，我请几位最近比较系统地写过这方面文章的朋友来回答。一位是徐文堪先生，出生于名门，其父森玉先生，是文博界的著名学者，文堪先生供职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在上海出版界虽不是一个名人，但他的学问实在教人佩服。他研究西域古代语言，那是绝学。对于他有关语言学

》敦煌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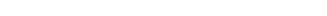
方面的文章，他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人们总是认真阅读和倾听。翩翩佳公子，转眼已经白发苍苍，而且腿脚还有点不方便，但当他出现在学术场所的时候，人们立即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徐先生，“敦煌”这个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见之于什么书呢？徐文堪：作为一个地名，“敦煌”在汉至清初也写作“墩煌”。这个名称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的。李伟国：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汉文的“敦煌”这个词汇、这个地名。它的来源和含义是什么呢？徐文堪：东汉应劭在解释“敦煌”这两个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则进一步指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说法影响颇深，至今有些关于敦煌的论著仍然沿用。但是，应劭之说很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附会，与事实并不相

世名紀初与的名对編話

〉敦煌語語〈

李伟国

众敦煌学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话语 / 李伟国等著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5

(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 / 孙颙主编)

ISBN 7-5428-2890-8

I. 敦 ... II. 李 ...

III. 敦煌学 - 研究 IV.K870.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294 号

丛书名 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

书名 敦煌话语

作者 李伟国 / 众敦煌学者

出版发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一厂

开 本 889 × 1194 1/24

印 张 13.833

字 数 215 000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5428-2890-8/G · 1814

定 价 29.00 元

编辑组 陈纪宁 翁经义
袁银昌 许乃青

责任编辑 王克平 余 岚
装帧设计 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李伟国 1948年生，上海市人。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敦煌学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德	方广锠	王三庆	伏俊琏	刘方	刘进宝
刘曼春	孙儒惆	余秋雨	张涌泉	李正宇	李永宁
李并成	李承仙	杨铭	杨雄	沙知	陈炳应
周锡馥	季羨林	姜伯勤	段文杰	砂冈和子	
荣新江	赵声良	赵和平	郝春文	徐文堪	柴剑虹
耿升	郭淑云	钱伯泉	高金荣	常书鸿	萧默
黄征	彭金章	谭世宝	谭蝉雪	樊锦诗	颜廷亮

MF 04/12

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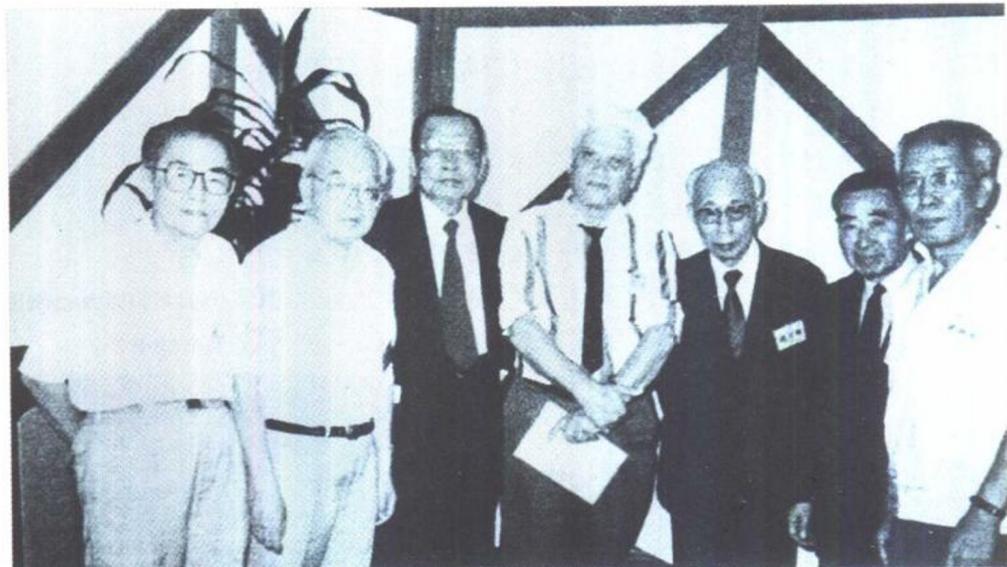
“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此套丛书，策划于上世纪之末。“名家”们忙，“名编”们也忙，直到新世纪的第二年，才有第一辑5种问世。

上海出版业，历来是人才荟萃之地。按前辈罗竹风先生的看法，一个好编辑，应是一名“杂家”。学识广泛，谓之“杂”；辛苦为各类作者缝嫁衣裳，亦是“打杂”。杂家不好当，十八般武器，上手了都得要几招，还得像模像样。同时，“杂”与“精”并不互相排斥。一个好编辑，在做“杂家”的过程中，对某一专业有所偏爱，深入下去，渐成正果，也是常有的事。像本辑中的郭志坤于史学，卢辅圣于美学，李伟国于敦煌学，雷群明于编辑学，陈保平于文学都是实例。

想为名编辑们出一套书，又为何要他们与“名家”们对话呢？原因很简单。若“名编”们各拿出一本学术著作，也就与一般的学者出书大同小异，少了“名编”的特点。“名编”们在编书与治学的漫长岁月里，与“名家”交往频繁，同声相求，惺惺相惜，虽“君子之交淡如水”，又常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若让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海阔天空地扯，肯定会扯出新的意境来。

这套丛书便应运而生。第一辑都是“文”科的，下面还会有关方面的“名编”与“名家”登台。

3583



1990 年台北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潘重规、饶宗颐、苏莹辉、孟列夫等。

从 1900 年 6 月 22 日（农历五月廿六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至今，已经整整 100 年了。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岁月，一门就其内涵来说几乎无所不包而其外延特征又极其鲜明的新学科——敦煌学奇迹般地形成、兴起，成为吸引全世界众多学者为之献身的具有强大磁力的吸铁石，发展成为蒸蒸日上的国际显学。

1988 年，敦煌学界泰斗季羡林教授代表中国学者以博大的胸怀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从此中外交流更加密切，中国敦煌学也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我国敦煌学研究队伍的日趋扩大、稳定和年轻化，

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强，研究内容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近10年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敦煌学研究正形成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大好局面。

我对敦煌这个地方和敦煌这门学术，早就无限向往。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辑。当时有“半个红学家”之称的魏同贤先生主持社政，他与研究中国小说的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教授有旧，而李福清教授又与当时的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总编辑德列尔（犹太人，一位可敬的反法西斯老战士，已故）是好朋友。在一次魏、李交谈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出版藏于苏联的敦煌文献的设想萌发了。

1994年李伟国参加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座谈会论证此事，我因为事先有了准备，不仅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谈了做这件事的意义和初步设想，讲得头头是道，魏先生遂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1989年，我随同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三先生首次访问苏联，从此开始涉足敦煌学，参与



1991 年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约 左四为魏同贤

和主持编辑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艺术品》、《俄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一大批珍贵的原始文献，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没有辜负魏先生的期望，并以最好的方式给中国和全世界的敦煌学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材料，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受到敦煌学界的普遍欢迎。

在从1989年到1994年的五年中，我进“上图”，入“上博”，到天津，上北京，三访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两访法兰西，随团或独立与藏家谈判，到现场阅读文献原卷和实施编撰工作，还与英国、德国、瑞典、印度、日本等国的收藏机构和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敦煌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当我坐

在涅瓦河畔的东方学研究所阅览室里，坐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里，研读着一件又一件 1000 多年以前的珍贵文献的时候，当我有所发现的时候，我陶醉了，我沉浸在无限的愉悦之中。当时我就想，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在联系、出访、搜集、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中，我撰写了大量的文件、信件，草拟了大量的合同、意向书、编辑体例，也撰写了几篇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并携论文多次参加国际会议。

开敦煌学学术讨论会犹如开联合国大会，来自亚欧美各大洲的学者，口操中日英等各地区的语言，讨论考古、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等各种问题，有时互相补充，层层深入，有时针锋相对，争执不下。在会下是师生、挚友，在会上是论敌、对手。

非常有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数百位敦煌学者。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日积月累，功力深厚；有的纵横捭阖，才气横溢。有的奋斗在西北大地，饱经风霜，豪气英迈；有的深居于学府书斋，弱不禁风，文质彬彬。会不常

1990 年在上海与来访的俄国同行举行签字仪式。交换签字合同者为魏同贤与德列尔。



升，相聚时少；一见如故，倾心相诉。

没有一个学会有敦煌吐鲁番学会那么有凝聚力，没有一个学会有敦煌吐鲁番学会那么大的影响。为了保护和研究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热心而有力的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为了开阔眼界、了解知识、汲取艺术营养，各方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敦煌旅游观摩，并找来各种书籍图册，如饥似渴地阅读、欣赏、临摹。

敦煌进入了艺术的殿堂，敦煌进入了研究的圣地，但敦煌仍在中国西北，敦煌仍然在野外，敦煌是关不住的，千千万万人希望更多地知道敦煌，希望知道有关敦煌的最新情况。

在人们的心目中，敦煌是一种艺术，敦煌是一宗遗书，敦煌是一个地方，敦煌是一段历史，敦煌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各方人士，各取所需，各就所知，都可以讲出有关敦煌的某一方面。

敦煌，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敦煌，从古到今是什么样的一块地方？敦煌，古人为什么要开石窟？敦煌，100年前发现的藏经洞又是怎么回事？藏经洞里的遗书究竟是珍藏品还是废弃物？敦煌遗书大部分被劫往国外，还能依法要回来吗？……诸如此类富有意义而又饶有趣味的问题，都已经从书斋走向了大众，其中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

原本我以为，我将继续为敦煌学资料的出版再尽一点绵薄之力，面对着饶有兴趣的敦煌学，也能够由外行而稍稍入门，作一点研究，终老于敦煌。但1996年，我却奉调离开了

上海古籍出版社。说实在的，在我告别“古籍”之际，最力眷恋的就是敦煌文献。我与敦煌的缘分，是不是就此终结了？每念及此，竟黯然神伤。然而当我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上任的时候，却又意外地发现，这里正在编辑一部《敦煌学大辞典》，敦煌学界的大批朋友参与其中，我仍然可以常常见到他们，向他们请益。现在，《敦煌学大辞典》已经出版，还得了一个国家图书奖，而我又在着手准备另外一部与敦煌有关的大型工具书了。尽管我与敦煌的缘分不会结束，可在敦煌学面前，我仍然是小学生，必须好好学习，才能有所进步。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敦煌，热爱敦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后，在21世纪刚刚开始之际，我提出10个学术界和读者公众都格外关注的敦煌学话题，每个话题又分为若干个小话题，用对话的形式，请我在敦煌学界的师长朋友，各展所长，各抒己见，讨论学术，传播知识，发人生感慨，抒爱国情怀，编著成这样一部小册子，图文并茂，兴味盎然。这本小册子是我自己学习的体会，是一个敦煌学爱好者对敦煌学的理解，希望能得到读者诸公的喜爱。

这本小册子的编著，一开始就得到敦煌学界师友们的热情指点和帮助，因为是对话体，全书主要内容来之于我比较熟悉的朋友所提供的书稿和文稿片段。遗憾的是，当我发出征稿信以后，也有几位学者没有来得及撰写。由于我对敦煌学的理解不深，对敦煌学研究的了解有限，在敦煌学界的交游亦不甚广，书中的种种叙述，必有不周甚至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朋友

和读者诸公给予指正。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余嵒同志，作为责任编辑之一，本可待全书完稿以后开始审读加工，但实际上却参与了编撰的全过程，从初步确定框架、组稿、收集资料一直到串连成文，在此特别要表示深深的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同志，从一开始涉足敦煌就是我的亲密同事，他长于佛学和艺术，而又爱好摄影，做事犹如一台推土机，一往无前，锲而不舍，在我编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他也给了我许多帮助，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图片，在此也要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在这本小册子即将出版的时候，我趁访问美国之机，托一位香港朋友给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带去一封信，请求题签，十几天以后，刚劲有力的“敦煌话语”四个字就由饶公的助手郑会欣先生寄到了上海，令人喜出望外。

我提出的10个话题是：

1. “敦煌”这个词——语源及其地域、文明的含义；
2. 敦煌这片土地——为何曾经辉煌；
3. 敦煌文明的载体——石窟的历史和现状；
4. 敦煌艺术的载体——石窟的内容和内涵；
5. 敦煌的“重新发现”——敦煌藏经洞及其遗书；
6. 敦煌文明的尊严——敦煌遗书能散而复聚吗；
7. 敦煌学这门学问——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8. 串起遗落的珍珠——敦煌文献的编目、影印和整理；
9. 敦煌学的耕耘者——神圣虔诚的敦煌情结；
10. 永远的敦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目录

敦 煌 话 语

001

总序

003

前言

015

“敦煌”这个词 ——语源及其地域、文明的含义

“敦煌”一词的语源 /017

“敦煌”一词的地域文化涵义 /024

“敦煌”一词的世界文化涵义 /028

033

敦煌这片土地 ——为何曾经辉煌

富庶绿洲 /034

战略要地 /039

“丝路驿站” /044

偏安发展 /048

民族舞台 /057

宗教影响 /064

077

敦煌文明的载体 ——石窟的历史和现状

莫高窟名字的由来 /078

莫高窟的创建和发展 /085

敦煌石窟的功能，石窟与寺院 /088

石窟的形制和基本内容 /091

各朝代开凿窟数及莫高窟编号 /094

最大的和最小的石窟 /096

莫高窟的南区和北区 /098

“年迈”的敦煌能存世多久 /104

111

敦煌艺术的载体 ——石窟的内容和内涵

敦煌艺术为什么主要不是雕刻而是壁画 /112

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时代发展 /114



敦煌壁画的主要内容 / 125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及其反弹琵琶 / 129
敦煌“飞天” / 132
敦煌壁画中的建筑 / 139
敦煌壁画与中国传统卷轴画 / 145
敦煌画工的水平 / 148
敦煌画工的艺术智慧和创造精神 / 150
敦煌临摹画 / 153
敦煌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杰出代表 / 155
世界中世纪艺术的辉煌遗存 / 160

敦煌的“重新发现” ——敦煌藏经洞及其遗书

165

敦煌因为发现藏经洞而被“重新发现” / 166
藏经洞里的经卷原是废弃物吗 / 171
藏经洞封闭之谜 / 182
敦煌遗书的“总量” / 185
“敦煌遗书”和“石窟遗书” / 189
敦煌遗书的辨析 / 198
敦煌遗书的辨伪 / 199

敦 煌 话 语

敦煌文明的尊严 ——敦煌遗书能散而复聚吗

207

敦煌遗书的两难命运 / 208
损害中华文化的难道仅仅是外国人吗 / 211
孤独的盗宝者 / 214
敦煌遗书还能回归祖国吗 / 218
文明的尊严 / 221

敦煌学这门学问 ——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227

“废纸文化”与“精华文化” / 228
“敦煌研究”与“敦煌学” / 233
为敦煌学下定义 / 235
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 238